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震災經驗 社群認同與重建行動： 不同世代原住民對災區重建印象之研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 89 - 2412 - H - 032 - 005

執行期間： 89年 08月01日至 90年 0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陳建甫

共同主持人：陳國華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中心

中 華 民 國 90 年 11 月 30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89-2412-H-032-005

執行期限：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主持人：陳建甫 執行機構名稱：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中心

共同主持人：陳國華 執行機構名稱：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中心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嘗試從震災經驗、社群認同、以及重建行動的觀點，來討論不同世代原住民對九二一震災後社群重建的印象與相關問題。除收集原住民災區相關報導外，將輔以事後描述來比較，在等待救援與災後重建期間，不同世代原住民對地震所引發的相關問題與所賦予之意涵。其次，我們比較震災經驗對不同世代原住民社群認同的影響，並討論原住民所採取的消極或積極重建行動，是否會透過集體記憶或社會化過程影響到下一代。最後，從參與社群重建工作中，本研究試圖瞭解不同世代原住民究竟需要什麼樣子的災害重建計畫，並勾勒出原住民社群所希望或所預期的未來社群圖像。

關鍵詞：震災經驗、社群認同、重建行動與印象、不同世代原住民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opinions and problems of aborigines toward the disaster experience and reconstruction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concrete experience, ethnic identity and construction actions. Firstly, this study collects the disaster text and news from mass media and compares with the aboriginal representation. The comparison provides the meanings of disaster experi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aster happen, waiting aids and reconstruction. Secondly, the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disaster experience on ethnical identity after interviewing 25 families in two aboriginal communities. Meanwhile, the study discusses whether adult's ethnic identity and reconstruction action will influence youth'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or collective memory.

Finally, the study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in which the aboriginal hope to arrive through the participating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ing. The result provides a future image of aboriginal community and ethnic groups toward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earthquake disaster experience, ethnic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ctions, and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aborigines

二、緣由與目的

原住民問題長期以來一直被政府與社會大眾所漠視，但是原住民在面臨九二一地震災害重建工作時，所遭遇的問題與複雜程度卻遠遠超過平地社會居民。除了救災延遲以及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外，許多長期存在原住民「社區與族群部落」（以下簡稱為「社群」）的問題紛紛在此地震中凸顯出來，其中，不少原住民社群更面臨到強迫遷村所可能帶來的「社群是否能夠繼續維繫？」的潛在危機。

儘管，政府發佈許多災民安置、房屋修繕、房貸的概括承受、以工待賑、以及公共設施的修復工程等措施，但是，這些措施只是平地社會救災安置與重建措施的翻版，根本沒有從維護原住民的尊嚴、尊重原住民的文化、考量原住民的生活習慣、以及切合原住民的實際需要為著眼來思考（孔文博，1999.10.17），反而只是讓原住民社群再度恢復到過去依賴外界援助、資源相對剝奪、權力與利益彼此衝突的困境裡。

此外，災後重建也讓下一代原住民強迫記憶上一代原住民所經歷的不公平待遇。這種不公平或相對剝奪的集體記憶，將透過社會化過程來削弱下一代原住民對

社群的認同¹。例如：不少原住民父母是以抵制或消極參與的態度來投入重建工作，當這種消極行為「烙印」在下一代原住民的記憶裡，極有可能被轉換或傳遞成一種自我社群遭受不公平對待的印象，讓不認同社群的危機提早發酵。當然，這種負面影響也可能在「不希望我的小孩將來跟我們一樣」觀念下，轉化成積極的投入救災工作烙印在下一代原住民的記憶裡，進而影響下一代原住民積極參與公眾事務的動機與行動。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不同世代原住民立場去思索，從共同震災經驗以及他們所賦予救災與災害重建工作的實際意義與相關問題作為出發點，深入檢驗社群認同與救災行動所產生的社會化影響，並透過討論災害重建工作所面臨或衍發的相關問題，來勾勒原住民社群所渴望預期的未來社群圖像。

三、發現與討論

(一) 震災的具體經驗

讓震災居民重新回憶當晚受災情況是相當不得已的策略，因為不管是孩童或成年人在地震後初期，經常會半夜醒來或惡夢連連，但是，經過一年多時間的癒合後，我們發現九二一地震與災後生活竟成為族人或家人相互取笑，甚至懷念的共同經驗。一位女性家長回憶說：「地震當時心中雖然害怕，因為不知還會不會有更大的地震，但是看到家人都沒有受傷，就放心了，……趕忙跑到屋外，看到大家雖然一臉驚慌，房屋也有點損壞，不過看到大家都沒事，……後來因為沒有電，所以大家就跑出來出來聊聊天，小孩子也跑出去玩，好像是過聖誕節一樣，……後來，聽人家說平地好像死傷很嚴重，道路也沒有通，可能要維持這樣子好幾天時，才開始擔心冰箱的菜會不會壞掉。」

至於，小朋友對震災的經驗更是充滿的好奇與幻想，接連幾天不用上課，讓小朋友就像放颱風假一般，卻又不必待在家中可以逍遙自在。許多學者擔心小孩子是否因為地震而必須接受心理諮商與輔導，但是，對於這群百步蛇的子民而言，似乎感受不到，除了少數幾個因家人被掉落物壓傷，擔心家人的病情外，小朋友在震災期間的表現卻是相當的穩定與正常。一位小南國小老師便回憶說：「學習上的改變，印象很模糊，有些小朋友在地震後一學期的時間到竹東去寄讀，只有一些小朋友留下來，留下來的小朋友沒什麼太大的反應，……雖然，我們這邊的災害比較嚴重，但在死亡及傷害方面並不像其它災區嚴重，地震完交通都中斷了，所以就形成了獨立的地區，因為這邊的災民是屬於山的子民，所以他們也較願意和大自然相處，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給他一些穩定的情緒。……我自己的感觸，覺得他們非常的接近自然，他們跟著走的自然的脈動生活，……他們所表現出的那種堅強是我們所能肯定的。」

至於，成人世界對於地震的具體經驗則相當分歧。有誇大房屋受損嚴重的長老，有表示自己英勇鎮定，且為族人探路的年輕勇士，也有擔心道路封閉後無法補貨的雜貨店老闆，也有帶領族人祈禱的牧師，積極想要聯絡外界的派出所員警、以及巡視受損教室的駐校老師。這些人在地震初期皆扮演著安定社區的角色，盡量讓地震就像過去處理颱風災後般的讓所有族人盡量過著往常的生活。

但是，隨著電台廣播陸續傳來外界震區的傷亡數字後，不少家長便擔心這次可能會比颱風或山崩更嚴重，大家可能會被困好幾天。這樣的顧慮果然獲得驗證，第三天後，山下的人並沒有像過去一樣跑到山上來，因為根本沒有車子與工具來修路。於是有些太太便開始到外面煮些麵給大家吃，越來越多的人也因為家中的食物吃完了，開始到外面跟那些還有食物的家庭一起吃點麵或罐頭，大家才開始意識到究竟這樣的生活要維持多久？開始有一點緊張。幸好有些年輕人走山路到山下搬一些東西回來，否則日子可能會更難過。

¹Coser(1992)指出集體記憶是多數人共享與記得的經驗，這些記憶可能以許多種方式重現、保留、分享、傳遞和改造，而集體記憶的結果不僅強化社群的凝聚力，而「預期式」(anticipatory)的社會化過程下，不斷灌輸個人有關社會角色與團體價值，將加深下一代原住民對於處理社群認同的危機感，甚至激發整個社群產生集體行為。

(二) 重建經驗與問題

從原住民對於九二一震災經驗的回憶中，我們發現他們是相當樂觀的一群，就像往常度過一個又一個颱風或土石流所造成的道路中斷一樣，相信總有一天道路會通，家園重建後大家又可以過著往常的生活，但是這樣樂觀、且適應自然的天性在此次等待救援與比較外在重建進度之後逐漸動搖。

首先，救災進度的緩慢讓原住民失去過去秉持的耐性。九二一大地震後，政府、媒體與社會大眾所關注的焦點，始終是在那幾個具代表性的災區，一直到埔里與東勢的物資已經多的連體育場都塞滿之後，才想到「應該把東西送到山上吧」，而「那群永遠最後被想起的災民」卻已經獨自的在交通通訊中斷、食物水源匱乏、住處倒塌、衣物不足以禦寒的山中度過數天，直到災情發生三、四天後，有原住民冒險出來求援，才將原住民的問題給凸顯出來。

其次，救災資源的分配讓原住民有受辱的感覺。例如：勁報記者黎振君在和平鄉現場報導「...雖然運上山的物資愈來愈多，但是多半是平地剩下來的，真正需要的東西早就被平地人搬光，哪輪得到原住民？」(9/25)。「運上山的物資大多是平地剩下的」也發生在這兩個原民部落，特別是地處偏僻且道路封閉的小南村，許多居民抱怨救援物資根本沒有想像的多，在所有物資中米的數量最多，但是也是最没人要，也是最後拿到的物資，其他東西一樣也沒有拿到。

此外，由於房屋倒塌情況嚴重，原住民社區亟需要組合屋來棲身。但是，據報指出，由營建署所分配的第一批組合屋並沒有將原住民納入受災對象（聯合電子報，「原住民災戶怨政府總慢一步」，1999.10.4），此外，由世界展望會所提供的一千個 23 坪原住民專用臨時組合屋，直到半年後才運到信義鄉，但在考慮交通、土地取得問題，這些組合屋竟然蓋在其他受損輕微的鄰近村落興建，於是，受災居民必須在搬離自己的家園到就近的組合屋（約 10 公里外的村落），或是乾脆就住在倒塌房舍附近生活做一選擇。

最後，由於小南村被成功大學地質學家評估為土石流、斷層經過的危險地區，因此地震後許多長官來勘災時都表示要向上級反映進行遷村安置計畫。一位小南村長老很傳神的表達他那時的心情：「大家都在等待政府安置計畫，看什麼時候要遷村，大家都不想花錢來修房子。.....左等右等都不知道要怎麼辦，我連行李都準備好了.....直到有一天，一位台北做建築的說要來認養小南國小校舍重建工作，我們才知道遷村計畫根本是騙人的」。

(三) 對震災資源分配與地方權力結構的觀察與解釋

許多震災報導將災區重建資源的分配視為權力結構轉變的一個導火線，例如：在先前「重建工作中，原住民還是被忽視的一群」報導已出現不同世代菁英對重建過程的差異所產生的權力衝突個案。此外，在「瓦歷斯·諾幹求援，孤兒資區獲重視」報導中，也出現「...瓦歷斯夫婦的求援並沒有獲得部落族人的掌聲，反而換來不少責難，有些觀念保守的老人家，對他們帶部分族人到中興嶺營區安置感到不諒解，甚至傳出不利的傳言，說他們夫婦侵吞慰問金」（勁報，10.13）

這些因重建理念與資源分配所產生的權力矛盾，也發生在受訪的原住民社區。小北村因地理環境開放、原漢雜居、受損輕微，因此救災與重建僅侷限在某些特定原漢家庭，再加上為公所、農會等地方機構的所在地，因此，救援物資與訊息皆比小南村相對充足，因此，救災與重建工作對於地方派系或部落間權力結構影響程度相對較不顯著。

相較之下，地處偏僻 受災情況嚴重、幾乎全部是原住民的小南村則是充滿了新舊權力間的矛盾。村長雖然是村中的地方領袖，但是，真正聯繫地方居民情感的卻是教會的牧師。在震災初期，由於物資短缺，因此，生性樂觀的原住民還可以將僅剩糧食拿到戶外與村民共同分享，但是，當救援物資由民間四輪傳動驛馬車隊載運到山上時，如何分配給大家便發生了問題。小南村的村長無奈表示：「要發什麼東西？要發給誰？由誰先拿？下次還會不

會有這些東西？這些問題連想哪沒有想過。……不像過去只發些米、泡麵的東西，比較簡單，……這次的東西種類太多，而且大家聽說拿完後就沒有了，因此，根本無法控制，……我只有一個人，村幹事與鄉公所的人有時也不在場，根本沒有人手來幫忙，我要怎麼辦？……剛開始只好找一些人來維持秩序，並且把東西放在國小操場中，前幾次好像在搶東西一樣，後面哪幾次就比較好一些。……沒有東西時大家能夠和平相處，但是當資源分配時就沒辦法了，……好的東西或認為有用的東西被人挑走，晚到的人只好拿一些食物，我也知道有人會抱怨，但是，我也沒辦法。」

眼見居民因分配資源而引起糾紛或不愉快，教會在分發外界教友的援助物資時，就先將所有物資先一包包的分好，盡量讓每一包的內容或份量一致，然後再按照教友每個家庭分一包，雖然東西不是很多，但是對於晚一點才獲得訊息、或家中沒有年輕男子、或無力去漏夜排隊的老者而言，教會所發放救災物資的公平性比較能夠獲得大家的肯定。

除了分配物資外，真正會撼動地方權力結構的是災害重建所發放的補助款，全倒 20 萬、半倒 10 萬似乎成為村長的夢魘。在不得罪人的原則下，盡量讓大家符合全倒或半倒的標準，村長回憶的說：「為了鑑定房屋半倒或全倒，許多人都很不諒解，……甚至有些離開很久的人也回來，要求將早已經不住的房屋納入補助名單中，……如果不照辦就怎樣怎樣等等話，真是倒楣。」

此外，外來建商也紛紛看上這個災區重建的大餅，紛紛請當地人擔任要職來爭取族人的信賴，希望屋舍重建工作能夠由他們承包。在初期，外來建商與當地菁英合作經營建設公司大概有五、六家之多，但是一年後只剩下一家還在維持，主要是因為卡在有些居民房舍根本沒有土地所有權，或是土地所有權與他人有糾紛，或是因為「走山」而造成土地重疊等糾紛。這些案例根本無法順利辦理建照與申請到貸款，因此，不到一年的時間許多外來建商紛紛打起退堂鼓。

雖然，土地產權問題讓外來建商無利

可圖，也讓整個社區重建工作變得緩慢，但是，值得慶幸的是產權上的糾紛、外來建商撤離也讓地方權力關係的衝擊降到最低點。事實上，類似由建商主導，以房屋改建為手段的利益團體或聯盟，在台中縣市、南投縣受災平地社區相當普遍，為了達成開發目的往往造成新、舊權力間的衝突與緊張。一個不願意透露身份的居民表示：「剛開始建商天天找他談條件，要他插乾股，掛名當經理，只要領到建照，貸到款，他就可以分多少，……有許多人答應讓他蓋等等，就等他點頭幫幫忙。」

最後，在整個資源分配的過程中，雖然如預期產生若干的摩擦，但是，因為牽涉到的金額與日後房屋重建的貸款金額與遷村的安置費用相比，這些房舍補助款根本是微不足道，因此，外來建商集團與政府介入所造成權力結構的影響並沒有如預期呈現出來。

（四）重建行動對不同世代社群的影響

透過九二一地震的具體經驗與重建行動所賦予的新意義，是否會影響原住民的社群認同是本研究相當關心的問題。過去理論所強調的社區或族群的認同是建構在一種排他性或是一種限制條件。但是，除了文化的特性、歷史的經驗、以及理想我群的人格等條件外，族群認同必須透過語言的溝通方式、意義的分享、救災與災後重建政策與工作的實施、以及其他政治與社會組織的介入，透過這一系列的參與以及賦予意義的過程來對這些震災現象產生共同的瞭解與情感，之後在靠著親屬關係等家庭或族群關係來維持上述的瞭解和情感。

基本上，當社會出現重大事件或危機時，災害或危機會促進民眾對社會或地區認同的情感，甚至激發社會集體行動來解決問題。例如：在剛經歷九二一震災時，不同政治立場、民間或宗教團體紛紛放棄過去的成見，投入救災工作便是社會大眾對台灣社會認同的最佳表現。因此，在震災初期時，不少原住民多半是以「沒有下雨的颱風假期」來自我解嘲，除了幫鄰居從傾斜的房屋搬些有用物資外，大家安靜且祥和的等待外來救援。一直到發現外界

比他們所處的處境更悽慘時，才開始警覺到必須要靠自己的力量來度過後，地震初期的社區認同力量才真正的展現出來，

許多自告奮勇的村人，徒步走了一天一夜，雖然只扛了一袋米回來，但是卻成為家人津津樂道的英勇事蹟，甚至下山去攔截震災物資的驚險情節，就宛如先人狩獵英勇事蹟般，不斷的跟外來者強調。這時候的原住民村落就像回歸過去他們所熟悉的共同部落，或我們所說的公民社會一樣，每一個人人都認為他所做的一切都非常重要，他們認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部落族人設想。

但是，隨著災害重建的漫長過程，這股社區認同的熱情在道路開通之後便逐漸散去。首先，一些經濟能力稍微許可，或有親戚住在平地的家庭，便將小孩子送到山底下寄讀，甚至教育局熱心的送一批學生集體到竹山鎮去寄讀。因為父母親不願意因地震震壞了校舍，而耽誤學生的學業。但是寄讀的結果，雖然讓小孩在學業上不受影響，但是也同時讓這群小孩失去了與部落共同分擔震災與重建經驗的機會。

許多學童回憶震災初期，他們隨家裡大人做了些相當新鮮且又好玩的事情，例如：因為害怕會有餘震，於是有一星期全家人都到屋外睡覺，或與同伴去徹夜排隊守候以領取泡麵等物資。至於，房舍究竟如何重建，以及父母在重建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許多小朋友只能從留在當地同學，或親友口中得到一點消息。因此，震災共同經驗與重建行動的分享過程變得非常薄弱，甚至，有些小朋友就從短暫寄讀、長期寄讀、一直到轉學到山下後，便離開了部落。

至於，留下的小朋友所保留下的重建經驗也是相當鬆散與凌亂的。不過慶幸的是，由於不是明星災區，甚少醫療團體會遠到該地區來進行訪問，或替這些小朋友進行所謂心靈重建輔導工作，使得留下來的朋友能夠在一個比較平和的環境中接受一些教室外的教學活動。一位小南國小的老師回憶說：「留下的學生比外表想像的更堅強，雖然沒有了教室，許多同學也都下山寄讀去，但是他們內心卻一點也不

緊張，...房屋倒了，就睡在外面，父母失業就跟隨父母到處晃晃，對於未來一點也不在乎，就像山的子民一樣，...或許是我們太過緊張，對他們太過保護吧」。

最後，儘管許多部落成人對社區重建感到相當無力與失望²，但他們仍然相當認同他們所處的地方，其中又以對這塊土地的認同遠遠超過對部落社群的認同。許多人直接反映要維持生計都得靠這片土地，即使房屋毀了，交通不方便也必須要撐下去。至於，小孩子的未來則多數希望由小孩子自己做決定，幾乎沒有家長希望他們的小孩必須像他們一樣留在當地。這種對土地的認同，而非對社群族裔的認同，其實是反映出原住民對於已習慣農耕生產方式的依賴。

我們發現原住民對土地工具性價值依賴度已內化成對所屬家園的依賴，更超越原有的社群部落的依賴關係。從部落長老口中得知，雖然同屬於布農族，但是姓氏族群關係才是維繫原住民家庭的主要動力，而之所以會有姓氏族群關係是因為早期日據時代，為防止原住民作亂，於是強迫許多部落由高山往較平地的地方遷移，並教導大家放棄狩獵使用農耕。為了區別各部落之間的關係，於是就分別取上一些漢字做為姓氏，例如：王、金、全、田等姓便是為區別由王系部落所取的漢姓。

小南村或鄰近村落便是許多高山部落移居到較低海拔平地的聚集地。雖然他們都是布農族，但是他們分屬不同部落的布農族人，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要依賴這土地上的收成來過活。因此，當他們知道這片土地因地震斷層必須遷村時，許多部落成年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政府能夠在國有林地找一片合適耕種的土地給他們就可以了，願意搬來的就搬來，不願意搬的就算了。很少有原住民會提到或考慮到政府

²儘管政府對 921 各項救災政策非常的多，包括：急難救助、舊有貸款處理、優惠貸款、重建政策等，但是，這些政策在實際執行時仍有許多盲點，有些措施根本不可行或地方政府根本無能力去執行，因此「台灣原住民九二一震災自救聯盟」發動中部地震災區原住民數百名北上陳情，提出要求政府設置一百億基金提供原住民貸款資金來源等十項訴求（詳見中國時報，1999/10/26,27）。

是否應該提供如何維繫過去部落文化或歷史傳承的配套措施，因為就他們的記憶裡，這些鄰居分屬不同部落、地區，且擁有不同的文化與歷史傳承，只是因為他們被迫處於同一個地方，只因為他們不是漢人，於是我們就認定他們具有共同的社群認同。

（五）不同世代對未來社群的想像與行動

雖然受災社群成年人對於地理上的有形領域認同觀念仍相當堅持，但是我們發現新一代的原住民小朋友對於社群的認同似乎已逐漸的改變。基本上，他們都表示未來願意繼續留在這片土地（在沒有任何提示與選擇條件下），但是，當問到未來工作時，則多數原住民小朋友會考慮離開目前所居住的地方到平地去工作，其中又以目前有親戚居住平地的小朋友離開家鄉的意願最高。但是，這些曾經離開家鄉，有到外地寄讀經驗的小朋友，對能夠回到這片自己所熟悉的山林感到無比的興奮。對生長環境既矛盾、又衝突的心態反映出年輕一代原住民的無奈與徬徨。一位小朋友說：「我喜歡到表哥家去玩，哪裡有很多好玩的東西，...但是，我也很喜歡回到這裡，這裡有許多很朋友，...我不知道我將來要住在哪裡，...可能看爸爸是否能夠找到工作，否則我可能要搬到阿姨那裡去住。」

除了工作與生計來決定未來外，家庭父母的社經地位也影響下一代原住民的未來選擇。我們發現一種高、低社經地位的兩極化差異正在原住民部落中顯露出來。在原住民部落中，公、教、警務人員因有工作穩定且必須要有一定教育水平，因此這些家庭往往成為部落中較高社經地位的一群。在這些高社經地位的家庭中，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關切遠超過一般原住民家庭，在目前原住民考試加分與就業制度下，這些原本屬於較高社經地位的家庭子女很容易經過加分成為目前制度的受益者，年輕的一代根本無法選擇他們的未來，因為他們的未來完全是依照考試與分發的結果。雖然，目前有許多高社經地位的原住民家庭紛紛請調，重新回到他們原來生長的部落，但是，他們對於子女未來

是否會像他們一樣回到部落來服務，卻一點把握也沒有。

相較之下，許多疲於生計的家庭，因為忙於工作而欠缺對子女教育的關心，使得許多低社經地位的家庭與子女幾乎淪為低社經地位的惡性循環，或被迫離開社群成為平地社會的邊緣人。一位因為腳受傷而失業多年的父親無奈的表示：「只要不要學壞，他們要做什麼都沒關係，...最近要到山下去找工作，只好由大姊來幫忙照顧，...沒辦法，書讀得少，工作不好找，...能夠讀儘量讀，只能這樣了」。

另外，災後重建經驗的確讓年輕一代原住民學習到去幫助別人或參與類似重建的工作。在訪問留在當地且曾目睹或參與重建工作的小朋友後，我們發現他們對父母能夠參與家園重建行動皆感覺到很驕傲，雖然他們只能在旁邊幫一點小忙，但是這些年輕一代對能夠參加重建工作皆相當興奮。一位老師便表示：「留下來的孩子通常家境較為辛苦、或沒有親戚住在平地，過去課堂表現也平平，但是地震後他們好像哪長大了，都會主動來問我要幫忙做些什麼？要不要整理書櫃？這些都是過去不曾有的。...可能是因為大人在重建房屋，想幫忙又幫不上什麼？學校又停課，同學又不在，所以會主動來問我要做什麼？」

之所以會激發他們熱衷參與重建行動，主要是因為留下來的這些小朋友經歷了一個多元化社群參與活動過程，例如：親眼目睹、親身體驗、以及實際參與行動的各種途徑，來仿效家庭（族）成人所表現的認同社群與實際救災行動，這樣的行動並非來自大眾媒體或同儕團體的影響，而是來自生活上的學習，甚至變成生活的一部份，這些活動讓他們更容易融入或適應社群的生活，甚至成為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歷練。因此，事後許多父母都在抱怨，讓小孩到山下寄讀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一位老師感嘆說：「剛回到山上的孩子，老是抱怨哪裡做得不好，哪裡沒有安置妥，.....為什麼人家能這樣，我們為什麼沒有...他們哪沒有想到這一切都是我跟那些留在這裡的小朋友與家長，共同討論，並一起工作好久的成果。...這些小朋友沒

有看到我們為他們所付出的，...真懷疑當初讓他們到山下寄讀是對的？還是錯？」

最後，不同世代的原住民對於重建後所希望或預期的未來社群圖像也是相當分歧且模糊的。不少成年原住民希望以集體遷村的公權力介入來解決所有問題，但是要安置在哪裡？又如何安置？根本是眾說紛紜，毫無頭緒。而政府對房屋全倒或半倒的補助金額，只能作為房屋的修補，根本無法做到重建社區。更可笑的是震災初期許多外來營建或社區規劃團隊，姑且不論是否有依照原住民社區需要來規劃，這些社區重建計畫根本沒有考慮到因地震走山或房屋移動所涉及的土地所有權糾紛、以及如何處理地上物補償的問題，好像地震已經將整個村落夷為平地，他們是要來規劃一個全新的社區。一位長老不好意思的說：「按照規劃，在他的房屋上是要蓋停車場，這樣才會讓外來遊客在參觀產業文化活動時，車子有地方停放...規劃了半年多，規劃的錢都領了，大家才發現根本沒有錢來做後續的計畫。」

唯一比較沒有爭議的社區重建工作是小南國小校舍的重建，因為它是由外來工程公司出資、設計、施工的國小校園，它就像一座九二一震災紀念圖騰一樣，聳立在小南村，施工的進度遠遠超過社區所有的重建工作。唯一令當地居民不滿的是校舍重建工程並沒有大量雇用當地的居民，因為施工單位堅持他們施工團隊與施工品質，不願意雇用太多的當地失業原住民，但是，後來他們發現不少工人都是從中部營造廠調來的外勞。

不像大人對未來社群圖像充滿了無力感，年輕一代的原住民則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雖然他們不瞭解他們究竟要的是什麼？但是，這些改變就讓他們充滿留在部落社區的想像。新校舍的啟用代表新的開始，總統的剪綵讓社區民眾就像往日豐年祭般的忙碌，不管是排練歌舞或日夜趕做作品，這些活動讓他們又快快樂樂的期待未來。然而，當這些慶祝活動結束後，他們還是必須要面對好朋友舉家遷移、父母失業、處於地震斷層帶的房舍、以及一個未知的未來。

四、建議與計畫成果自評

外來的援助隨著時間而逐漸消退，在激情過後，原住民又得回到現實世界中，繼續面對屋舍倒塌與失業的困境。當領到房屋倒塌的補償款後，我們發現不少原住民並沒有將倒塌的房舍恢復舊觀，有些仍然繼續寄住在親戚家中，有的甚至利用補助款去買部小發財車，然後全家離開山上投奔山下的親人，或到都市尋找新的工作機會。雖然老邁的長老、中壯年部落菁英、年輕世代原住民，對於 921 重建過程充滿了無限的希望，但是歷經一年多的等待，所換得結果卻是永無止境的等待，以及面對重建過程諸多不順所累積的無力感。由於沒有重大的傷亡事件，再加上已經習慣等待外來的援助，我們發現天性樂觀的原住民似乎停留在等待改變的轉捩點上，或許又回到從前等待外來的援助？還是正在等待去醞釀某些集體行動？

重建經驗是讓年輕世代認同社群的最佳機會。但是，教育機構所做的努力卻是在抹滅這種參與社群重建的記憶，對於遠赴外鄉寄讀的小孩，雖然獲得外界妥善的照顧與早日接觸不同的社群文化，但是，對於年長一輩為社群重建所做的努力與所遭遇的挫折根本無法目睹，也無法參與，甚至，當他們回到依然殘破校舍與傾斜家園時，卻頻頻抱怨現有教學環境與居住條件，這些不僅讓人對這群到山下寄讀學生的未來是否會認同社群感到憂心。

此外，雖然社會建構論提出應該跨越族群本身與自我的限制，將國家、階級、權力團體等外在結構因素納入種族認同的研究範疇，但是，我們發現外在結構因素並沒有如預期的出現在原住民部落，因為任何外來結構因素對於地理封閉的原住民社群而言，皆是微不足道、且影響的時間也相當短暫，因為，他們有的是時間來等待讓這些外來結構因素來運作，然後，當他們走了或影響力變小後，他們又開始過著他們原有的生活。因此，不管是總統、行政首長來、社區總體營造團隊、或是外來的建商集團企圖染指重建工程，對於多數原住民來說都是無關緊要的。

相反的，人際或氏族的關係網絡，特

別是外地親友的影響，才是真正影響他們是否要積極投入重建？或是乾脆作一個社群認同的叛逃者？不同於 Waters (1990) 強調的個人的抉擇機制，原住民社群比較傾向氏族關鍵他人的影響，原住民會根據氏族中重要他人的意見，來去評價個人是否要去適應或去改變目前所付出的代價，以便決定是否要認同自己的族群。因此，當社會所提供的社會機制是不利於族群認同時，且重要影響人物又適時發揮其影響力時，對族群背叛或潛逃的行為便相當普遍。

最後，我們認為未來要繼續討論原住民的社群認同時，應該以這些已經叛逃社群者為研究對象，去討論為什麼他們要離開？誰影響他來作決定？會不會後悔當初的決定？以及會不會去影響目前還待在社群中的人？等問題來作討論。相信透過本研究的發現與日後相關研究的討論，將有助於學界瞭解影響不同世代原住民社群認同的重要機制，進而提供政府部門在擬訂原住民社群發展相關政策的重要參考。

五、參考文獻

- 江孟芳，1997，族群運動與社會過程：當代「葛瑪蘭」認同現象的分析，台大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德禎，1997，從同化、族群認同到族群融合，原住民教育季刊，86.11,(8)66-74。
- 許文忠，1998，山地布農族學童族群認同與自尊之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木柱，1990，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認同運動：心理文化研究途徑的初步探討，收錄於徐正光、宋文里編之台灣新興社會運動，p127-156，台北巨流出版社出版。
- 陳麗華，1998，族群意向與族群關係：都市小學班級裡的原漢族群關係探討，初等教育學刊，6：81-110。
- 黃有志，1995，民族主義與族群認同——論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與實踐，收錄於邵宗海等編著之族群問題與族群關係，台北幼獅出版社出版。
- 賴秀智，1996，台北縣市阿美族學童的族群態度、族群文化常識與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碩士論文。
- 蔡炳坤，1996，以社區取代部落：淺談社區總體營造與原住民教育，原住民教育季刊，85.02,(1)58-61。
- 譚光鼎，1998，原住民教育研究，台北五南出版。
-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自立晚報出版。
- 李咸亨，1996，美日震災復健之啟示，美歐月刊，12：183-193。
- 楊靜維譯，1996，阪神、但落大地震日本政府之調查、分析與因應之道，社教資料雜誌，85.03：17-21。
- Alba R.D., 1990. *Ethnic Ident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White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 Balibar E, and Wallerstein I.,1991. *Race, Nation, and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 Castells, Manuel,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Cerulo, Karen A.,1997, "Identity construction: New issues, new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Palo Alto
- Coser, Lewis A. 1992. "The revival of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The case of collective memory." *Sociological Forum*, 7(2):365-73.
- Eriken, T.H., 1993,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Pluto Press.
- Kreps, G. A., 1984, "Sociological Inquiry and Disaster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4, 10:309-330.
- Quarantelli, E.L. and Gary A. Kreps, 1989, "Description, Taxonomy and Explanation in Disaste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7,3, Nov. 277-280.
- Quarantelli, E.L.1994, "Foreword: the emergence and importan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Disaster, Collective Behavior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Dynes Russell R and Kathleen J.Tierney(eds).
- Poter, J.R. and R.E. Washington, 1993, "Minority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3, 10:139-55.
- Dynes Russell R and Kathleen J.Tierney(eds) 1994, *Disaster, Collective Behavior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 Spicer, Edward H.,1971, "Persistent cultural 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dentity system that can adapt to contrasting environments." *Sciences*:174:798-800.
- Waters M.C. 1990, *Ethnic Opinions: Choosing Identities in America*. Berkely: Univ. Calf. Press.